

(四)

這次換我們來 守望他的靈魂

| 文學筆記

「我所知林瑞明教授的二三事」

座談會紀錄(上)

Notes on Professor Ruiming Lin's Memorial Seminar

| On Notes

國立臺灣文學館首任館長林瑞明（1950-2018）畢生關注臺灣歷史、文學、文化，是臺灣文學研究學科化及體制化的重要推手，更是讓臺灣文學為國際學界關注的開拓者。在學術研究之外，他也是一位充滿浪漫情懷的詩人，新詩、俳句創作成果豐碩。為了紀念、也為了記憶，臺文館和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在2019年6月29日舉辦了「林瑞明教授學術研討會」，當天除有多位學者發表相關論文，我們也邀請林瑞明的知交與門生齊聚一堂，以談諧、感性兼而有之的角度，訴說他／她們所認識的林瑞明。現經與談人同意，將於本期和下期通訊，刊登座談會精彩內容，以饗讀者。

Image courtesy of 國立臺灣文學館

時間：2019年6月29日，16:30-17:30

地點：國立臺灣文學館 B1 國際會議廳

主辦：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、國立臺灣文學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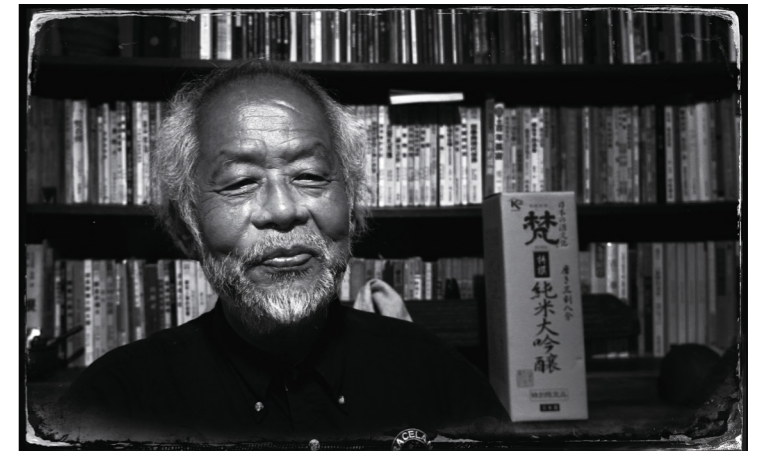
主持人：陳萬益（清華大學臺文所退休教授）

與談人：孫大川（監察院副院長）、許雪姬（中研院臺史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）、

楊翠（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）、杉森藍（實踐大學應用日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）

記錄：陳淑容（中研院臺史所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博士級專案助理研究員）

整理：趙慶華（國立臺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）



林瑞明。（攝影：林俊安）

孫大川：他對生命的熱愛，給我很深的感觸。

孫大川：2003年林老師赴任文學館之前，我們雖然認識卻沒有深入交往。我從大學時代就知道林老師，當時他已經在念研究所，那時候的他流傳著許多好笑的故事，都是跟追女朋友有關。比如他曾經追過他系裡的學妹，那個學妹正好是我在臺大光啟社的一個女孩，在這裡不大好說細節，下次許雪姬老師口述歷史可以來訪問我。所以，2003年之前我對林老師的印象就是浪漫，看到美麗的事物、漂亮的女生就會去追求，是詩人林梵，這個印象好像跟他的學術研究、史學研究關係不深。

從2003年以後一直到他過世，我們才開始有深刻的交往。一方面和文學館原住民文學的推動有關，另一方面和他後來生病有關。生病之後的林老師，展現出來對生命的熱愛，給我很深的感觸。那時候我們任何活動，他只要有空一定出席，也寫了很多相關的詩作。我發現，在他身上那個少年時代浪漫的部分，變得更強烈了，他還是很想談戀愛，只是膽小而不敢行動。他很喜歡跟我在一起，因為我會講很多笑話，可以作為他的快樂泉源。那時候我常帶著他一起到很多原住民的部落，也很榮幸自己能在他生命中的那段時光給他那樣的愉悅。當然這可能是我主觀的想法，但很記得他被我逗得笑到不行的情景。

各位都知道臺灣原住民是個非常寂寞的民族，我在1993年籌辦《山海文化》雜誌，那段時間正好也是呂興昌老師、陳萬益老師和林老師大力推動臺灣文學的時刻，他們都給我很多的支持，讓我相信文學可以做為我們原住民族存在的一種防禦。



- 1 孫大川。
- 2 許雪姬。
- 3 林瑞明相關著作。

直到 2000 年政黨輪替以後，許多學校臺文所紛紛開立，原住民文學和臺灣文學的研究開始走向完全不一樣的局面。那段時間，認識林老師除了個人愉悅的經驗外，大家都好像有一種默契，想要把所謂的臺灣文學的內涵、範圍、厚度、盡一切力量將其挖深、鞏固。後來我發現，林老師跟原住民一點都不陌生。他跟太太結婚，度蜜月最浪漫的時光就是在蘭嶼渡過的。另外，我看到他早期有一些詩，也涉及原住民的題材。當我們一談起話，更能感覺到他能理解我的焦慮跟原住民的需要。所以臺灣文學館一成立，他有一些政策，不好說是獨厚，但至少保留一定的經費與預算來支持原住民的文學，包括展覽、還有 6 個原住民族群祭儀文學的註釋工作。原住民的祭儀文學是我們口傳文學中最具深度、最穩固的部分，那些資料通通都在，我也很希望自己未來離開公職，能夠有更多的時間重新把這些原住民的祭儀文學做好，讓原住民文學及其傳統能夠有更多對話的機會。這是我們那時候共同覺得重要的事情。臺灣文學的發展沒有把原住民遺忘，我認爲林老師是很關鍵的一個人。所以，我們讓他快樂是應該的。

前面談到我個人跟林老師的關係，其實還有一層更深的因緣。林老師在生病後還是到處亂跑，特別是他開始洗腎以後，跑得反而比平常更勤快。從他 65 歲退休以後，因爲搭車半價，常常一下子在花蓮，一下子就到臺東，每天都像一顆陀螺。我們那時候只要原住民有活動，他幾乎都來，特別是他參加我媽媽從 98 歲一直到 107 歲生日。每年我媽媽的生日他一定出席，也一定寫詩。他說他要跟我媽媽比賽，看誰能堅持比較久？2017 年 6 月他出席我老媽媽的生日筵，抱怨說詞窮了，詩免強擠出來。不料他 11 月竟離開了我們，最終他還是比我媽媽先一步走。不過，像約好的一樣，我媽媽隔一個月 12 月底也過世了，他輸得並不多。那段時間他爲參加媽媽的生日，有時候得先跟臺東馬偕醫院聯絡好安排洗腎，我叫他不要來，但他堅持。到了臺東先到馬偕醫院洗腎，洗完以後再到我們的部落，跟我們一起鬼混、喝酒。有時候我們怕他出狀況，但他認爲生命的愉悅是超越一切的，因此他跟我的哥哥、姊姊、嫂嫂感情都很好。他出殯時，哥哥、姐姐和嫂嫂都來送別，還特別編了卑南族的花環給他，這是他跟我家人之間的情誼。

此外，林老師幾乎參加所有我們《山海》辦的活動。大家要知道，原住民要受到人的肯定這件事需要很大的力氣，我要特別謝謝林瑞明、呂興昌、陳萬益以及在座的吳密察老師，他們那時候都是檯面上很重要的人物，幾位「看到」原住民、「肯定」原住民文學發展的方向這件事，對我們而言是非常要緊的事。林老師完全不吝嗇，只要我們辦活動，跟他一講他就一定到，幾乎沒有缺席過。對我來說，漢人能真正感覺到原住民很重要，並且能夠在原住民身上看到自己所缺乏的東西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林老師跟我們在一起時，我們雖常常虧他，挖苦他不像我們原住民那樣放得開，但在那個過程中，他不以爲忤，還將支持原住民文學的行動變成他生活中重要的部分。

最後也許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林老師對生命的熱愛，渴望愛情與對詩的執著。他生命中最讓我看到亮光的是，當他洗腎狀況越來越嚴重的時候，他仍保持樂觀並且不放棄每個可以讓他喜樂的日子。後來他在 FB 上寫了很多臺灣俳句，我也常回應他，跟他做對，抬槓說他是亂寫的，這類很好玩的事情有很多，希望以後有機會可以把它寫下來，做爲對林老師的追念。

許雪姬：他只要開口我就沒辦法拒絕，因爲他是我「師兄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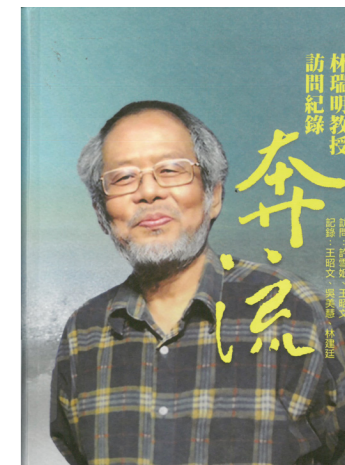
許雪姬：我已經有點忘記怎麼認識林瑞明，但一直都是叫他「師兄」。他念臺大碩士班是 1973 到 1977 年，我是 1975 到 1978 在臺大，雖然沒有特別的交集，但一定會一起開會或討論，也許我是這樣知道他的。我真正對他有印象是他去當兵之後，某天我在二樓，他跟藤井志津枝在樓下抽菸，他看到我，我也看到他，但那時候我不清楚他是誰，他說：「我是林瑞明」，就把我叫下去，跟我說藤井要寫碩士論文，但不大會排書目，要我幫忙。藤井的題目是有關牡丹社事件，從那時候開始，我的一生，爲師兄做了很多事，有點認命了。



之後，我幾乎跟他沒有任何交集，但因為我給楊雲萍老師指導，維持每年都去拜年的習慣，每次去老師一定要從兩點講到5、6點，中間一定會提到林瑞明。我們都知道楊老師最喜歡林瑞明，因為他說：「伊嘛是一個詩人」，又念歷史，所以最能體會楊老師的心情。後來師兄在老師面前開了很多支票，包括要把老師的每篇日文詩翻譯成中文，再寄給老師看，他聽了很開心，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譯文。師兄說，楊老師用日文稱他「ずいめい」，他說全臺灣、全世界只有楊老師會用這麼親密、近乎溺愛的稱呼叫他。我知道他受楊老師影響很深，因為楊老師會提到他看得起的日治時期文學家，這之中當然包括賴和，所以師兄去研究賴和還是有受到老師的影響。另外，我跟他之所以關係密切，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學生，比如在座的王雅萍教授，從成大畢業後去政大唸書，林瑞明和我都是她的老師；另外還有王昭文跟陳淑容，博班畢業後都在我這邊工作，多少也是看在師兄的面子，當然我也很高興他培育的學生能夠來幫忙我們做一些工作。

我開始實踐師兄對楊老師的承諾是在2001年，這個計畫應該是吳密察攬來的——楊雲萍教授2000年過世，2001年開始編輯他的全集，當時找了很多很多人，包括楊翠、許佩賢等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忽然就停了，沒有下文。一直到2010年，李瑞騰館長重啟《楊雲萍全集》編纂計畫，希望能夠出版楊老師的作品。文學館找到我和林瑞明教授，後來由林瑞明當主持人，早先他的助理是林佩蓉，因為佩蓉做得很好我不需要太擔心，但後來事情延宕多時，又換人做，我們重新彙整資料，後來我動用了臺灣史研究所的幾位助理，在他們幫忙下，才把事情做好。最後我跟林瑞明的協定是文學集和他分享，但歷史集由我自己掛名。

我從藤井志津枝一事得到的教訓是，他只要開口我就沒有辦法拒絕，因為他是我師兄。另外一件事是他的口述歷史《奔流：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》，這是昭文離開臺史所博士培育計畫前夕，提到林老師在2008年又病了，希望可以做他的口述歷史。我提議送到臺史所口述歷史委員會，若獲同意就能執行。昭文做了很多努力，前後訪問15次，但一直無法完稿。當我從臺史所所長卸任後，就決定自己跳下來做。我想加入的原因，一部分是因為知道師兄跟我講的，和他對學生講的內容會有差距，因為我們是同輩，而昭文是晚輩。由於必須負責出版，所以我開始介入，加上補訪。我為什麼訪問書後這幾個人？為什麼放入陳彥琳的文章？這是師兄指定要我做的。我本來要訪問吳密察、陳昌明，他都不同意，所以就按照他的方式。訪問的時候，他會強調吳密察是當代行政長才，能夠排除多少困難做事；他的遺憾是，雖然身為吳密察的師兄，但還是要幫吳密察開門，這當然是玩笑話，但這些事情也是蠻有趣。



《奔流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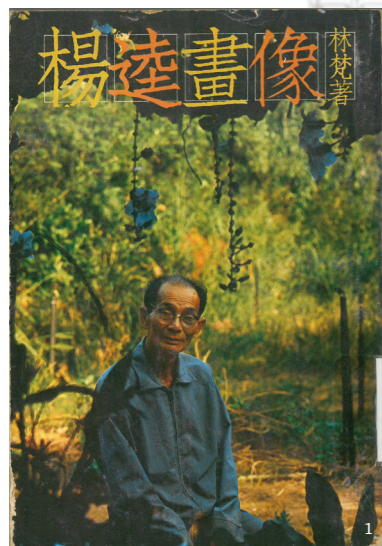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我要講的是，《奔流：林瑞明教授訪問紀錄》出版後，有一段時間因為他的身體不是很好，看了很久才同意簽名出版。之後我問他，書名要定什麼？他說：「多餘的話」，我覺得這是共產黨瞿秋白講的，並不適合；他接著又說「奔流」，我認為這是文學作品篇名亦不宜，但他很堅持後者，就定下來。另外，他對訪問紀錄中的口語表述非常有意見，與我意見相左，終於協調到差不多而能順利發行。這是一本唯一我沒有寫序的書，因為壓不過我的怒氣，我邀請當時臺史所所長謝國興來寫。由於書發行的時候沒有辦發表會，副所長張隆志就以臺史所文化史研究群的名義，在2016年底為這本書舉辦新書發表會。我當然知道這件事，那時候他來敲我的門，送我一些林佩蓉幫忙準備的鳳梨酥等臺南土產，那一天我也參加了討論。之後我們的往來比較少，不久就傳來他不幸的消息。我覺得他是過於關心臺灣的前途，才會在那個時間過世，這樣的離去也頗符合他詩人的性格。

楊翠：因為他有一顆孤獨的心，所以他是詩人。

楊翠：在分享之前，我想先唸一封信，這是老師在2017年12月29日寫給我的：「阿翠，你這些年來為社會做了很多事了，為人作嫁之餘也該為自己著想，學界很現實，不能永遠當副教授，前進，祝平安！」署名是林梵。這張明信片過去幾個月都放在我促轉會的辦公室，對老師來說，我是一個不及格的學生，因為像這樣的信他寫過沒有十封也有八封，老師一直覺得我沒有努力在做升等的事，就如他稱自己是「萬年講師」，我在他心中就是個「萬年副教授」。這封信原來隨便放在抽屜中，老師很多信跟我很多其他的東西都被這樣放著，因為我搬過非常多的家，換過非常多的學校，有些箱子我到現在都還沒拆開。我從來都沒想過，老師有一天會離開我們，而這一天竟然這麼快到來。

我應該是 13 或 14 歲時認識林瑞明老師。我的經驗可能跟許雪姬老師剛好相反——許老師要為師兄做很多事，但在我的記憶中，作為詩人的林梵跟作為老師的林瑞明一直在守護著我，就像老師照顧他所有的學生一樣。老師經常給學生寫信，但我常收到的信就是提醒我要趕快升等這件事。在收到這封信之後不久，我就在 2018 年 2 月底把我的升等論文出版，之後我就寄給老師，老師跟我回了一封信，內容是捕到大魚之類，他賀喜我終於完成一件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覺得自己一直是個不及格的老師，我想到從 14 歲自己認識一個叫林梵的詩人，他讓我認識甚麼叫做文學。雖然我是一個叫做楊達的作家的孫女，但是我真正認識到文學是甚麼，或詩是甚麼，是從林梵這個詩人身上感受到的——他從年輕時到過世前，一直就是詩人的樣子。楊達不是一個詩人的樣子，但林瑞明是。他非常浪漫、愛美，追求美麗的事物與人。對我而言，從十幾歲認識一個叫做林梵的詩人這件事，好像成為我今天成為我的一個非常奇特的因素。當然我事前並不知道，而這個原因也不只是單一契機，而是多重原因交織而成的。他讓我認識文學，而我會走上歷史研究的道路，也確實是因為他。大學聯考的時候，我在所有的志願當中，只填歷史系跟外文系，其他的系，他說：「那都不值得一填。」雖然我阿公也說，那都不值得填，但那時候我覺得林瑞明說的話更甚於楊達老人，因為林瑞明是個年輕的詩人，他意氣風發，他說的話可以影響許多人。

2018 年 5 月 31 號我上任促轉會以後，經歷非常多風波，他一直關心、關注我每一條的臉書發言，持續用留言、私訊或電話鼓勵我，要我努力地撐下去。其實我感覺到並不贊同我接受這個提名，選擇進入這個機構，但是他告訴我，既然決定就要做好，一旦決定就沒有退卻的權利，只有一往直前，這是讓我努力撐下來直到今天的重要力量。



對我而言，另一件對不起他的事情就是我的碩士論文。我剛跟葉瓊霞老師稍微算了一下時間，我們都是 1991 年畢業的，等於是她第一批指導的碩士生。我們之所以成為師生也是非常奇特的，1990 年我跟「臺灣史研究會」（現已解散）到中國大陸的廈門、南京、北京、上海參訪，一起出席的還有鄭梓老師、林瑞明老師、王曉波老師、尹章義老師，那個時候不同立場的人可以成為一個團體、一起成行前往交流，是我非常珍惜的一段時光。我們在南京機場轉機，他問我碩士論文要做什麼？我說想寫楊達，但還不確定；他說我不能寫楊達，我問為什麼不能？我們為這件事情爭執許久，直到他過世前不久，我都還是覺得這件事很讓人遺憾。老師的說法是，我沒有辦法寫好，因為我跟楊達太親近了，他建議我寫葉陶和她的時代，並承諾可以當我的指導老師。那些年我自己過得非常跌宕，很多事情沒有好好完成，直到 6 月要口試，5 月他還寫信來問，說怎麼沒看到我一個字？同時指出葉瓊霞很努力都寫好了，我卻一個字也沒交出去。於是我就把抽屜中一大疊 30 萬字的初稿寄過去，在那之前他一個字也沒看到，結果一下子收到 30 萬字。我覺得如果沒有他，自己不可能完成碩論，他是這麼包容地先接受一個字都沒有，再接受一下子寄 3、40 萬字給他的我，最後還幫忙剪掉了差不多 7、8 萬字。

當時我遇到許多挫折，他就這樣一直陪伴著我，讓我把這些事情完成，讓我覺得這世界還有人看顧我，可以感受到安全，不那麼孤獨，後來我知道他對許多學生也是這樣盡心盡力。反過來說，林瑞明老師雖然很願意交朋友，但他其實是個孤獨的人，因為他有一顆孤獨的心，所以他是詩人，因為詩人需要那樣的東西。前面淑容（論文）提到「雙重性」，我覺得林老師確實就是非常「雙重」的人，他既有一顆童心，同時又有老靈魂，他既非常愛熱鬧，喜歡和大家交流，但內心也有非常獨自的部分，那個「獨自」支持他這一生最重要的作為與堅持，行動與理念，是我們一直能看見的。如果用兩個心來形容他，我覺得就是「初心」跟「詩心」，這是他生命中可貴的部分。所以我一方面非常難過，但是就像許雪姬老師所說，其實他也是用一種詩人對這個世界凝望的方式離開我們。2018 年 11 月 24 日選舉過後，在那麼短的時間內，他用相當密集的方式，關心臺灣社會這麼大的變化，用他最真摯與焦慮的詩心，凝視臺灣，用詩人的姿態離開了我們。我們會一直思念他，這次換我們來守望他的靈魂。

未完待續。

1 | 《楊達畫像》。
2 | 楊翠。